

• 上海 • 五四八 • 五十六出版

新文叢之二

那日子要來了。

小鎮的建設

一平





我們應該怎樣走向人民文藝

梁汝懷

——對此時此地文藝工作的一些意見

季節在轉換，土地在翻身，文藝運動的主流是該走向正確的方向的時候了。

什麼是文藝運動的正確方向？那就是人民文藝。以人民爲本位的文藝。

人民文藝，不僅僅是大衆化通俗化的作品，不僅僅是表現工農兵大衆的作品，不僅僅是口語化，不僅僅是民間藝術形式，不僅僅是狹義的「農民文學」，……它是一切這些的總和，而基本上是以改造作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底思想感情爲出發點，深入羣衆生活，實際參加人民的英勇鬥爭，和廣大的人民不祇在生活上而且在感情意識上相密切結合，認清人民的面貌和力量，負起在革命形勢中思想意識一翼的戰鬥，以及滿足廣大人民羣衆實際鬥爭的需要與文化生活的要求。

這就是人民文藝的基本方向，任務，和內容。

在這方向之下，我們才能在生活鬥爭中一方面教育了羣衆一方面更同時改造了自己，也才能夠寫出真正的一篇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鮮活潑的中國民族和中國氣派的作品。所以，怎樣跨開自己的腳步，走向人民文藝那個光輝的方向，是今天歷史和時代交付給每個文藝工作者的重要課題。

而在大都市如上海這樣區域中的文藝工作者們，其任務也許就是更艱苦的一份了。

★

怎樣邁開走向人民文藝的第一步呢？

首先，是要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

「文藝的新方向」中「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一文裏，對當今整個文藝思想運動，檢討出許多傾向：自然主義，舊現實主義的傾向；追求主觀精神，追求「原始的生命力」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微溫的感嘆與憐憫的人道主義傾向；追求「聖潔的愛」「永恆的美」向唯心主義發展的傾向；所有這些傾向，都可以證明：在經濟和政治制度尚未徹底改變的環境裏，資本主義和封建文化是怎樣地影響了我們這些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們，而不自覺地在意識感情上沾染了這些毒素。

比較進步的知識份子作家，在理論上是認清了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向的，可是擺脫不了或甚至依戀着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感情。不管他是寫農民苦難，寫工廠生活，寫學生運動，甚至寫人民對現實的搏鬥，正如生活是催促在一個小亭子間裏，我們的腳跟也總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這樣，就使得觀點不正確，一切的惡劣的傾向也就跟着出來了。

應該承認：這些惡劣的傾向是嚴重地影響讀者羣衆的。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是新文藝運動向前進行的路上最大的絆腳石，要使得新文藝運動的主流走上正軌而且發展得更快，是必須把這絆腳石毫不留情地踢開的。

應該承認：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並無權力和能力包辦新文藝的建設事業。也應該承認，我們和真正在受苦難，在掙扎鬥爭着的人民大眾的距離，還遠得很。那麼，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們是不是首先就應該建立自己正確的觀點，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來看一切呢？只有而且必須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從這裏出發，我們才能把握新文藝運動乃至整個歷史發展的方向，才能把握現實，把握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文藝思想，不會叫絆腳石障礙，不會叫毒素沾染；真正做到一切爲人民，一切向人民負責，並且全心全力地爲人民服務。

★

第二是改造感情和意識。

對於一個知識份子，改造感情意識不是教條口號可以做到的，正如于潮先生這樣警鑒地提出：

「建立一個健全的理論態度易，建立一個健全的生活態度難；建立一個健全的抽象的理智態度易，建立一個健全的具體的感情態度難；改變他們的思想易，改變他們的感情難；要他們在理論上用頭腦去同情人民大眾易，在生活上用「心」去同情人民大眾難。」（「一方生未死之間」頁二三）

特別是目前環境中，我們所受的是什麼樣的文化教育呢？是封建地主買辦階級的藝術文化。這種文化，這種教育，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的感情和意識，於是，在理論上態度健全了，但在實際的生活態度上，却存在着一大堆的缺點。

同時，也由於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們大部份全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對革命事業的認識只是抽象的，從書本上得來的，因此，還多多少少地保留着個人知識份子的感情，保留着自己的特殊的趣味，愛好，有自己的小小的感情的王國，從來沒有體驗到什麼大的羣衆鬥爭的緊張和歡喜。而在另一方面呢？我們常常講改造大眾的意識，甚至提出和大衆的無知鬥爭，和大衆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鬥爭的口號，却忘記了和自己的意識鬥爭，忘記了從基本上改造自己的感情。

必須在實際生活和工作的實踐中進一步更徹底地改造我們的情感，真正和人民大眾的感情意識完全打成一片，感應着同樣的脈搏，有着同樣的愛憎喜樂。因此，就必須掃除那些空洞的熱情，虛偽的憤慨；掃除那些個人主義的淡淡的哀愁，無病呻吟，神經衰弱型的感傷，掃除那些旁觀者的讚美和歌頌；掃除浮面的叫喊，無力的傾訴，……建立起一個樸實的，健康的，人民本位的感情態度來。

這就是所謂「心的教育」，我們走向人民，走向人民文藝，不僅是在嘴巴裏喊，不僅是在腦筋裏想，而且要在生活裏用我們的心去聯繫，去擁抱，去呼吸。必須要在生活態度上健全了，我們的感情意識才是健康的，人民本位的，我們所創作的文藝作品，經過這麼思想和這麼感應以後，才不致空虛，不致蒼白，不致脫離人民大眾的感情意識。

★

第三，是擴大生活，深入生活。

不少朋友們見了面，問起最近寫了些什麼，總是回答：

「寫光了，生活又貧乏得很，沒有什麼可以寫的。」

或者，就這麼說：

「生活平淡得很，需要改變一下。」

於是，爲了擴大和深入生活，有人提出而向工農兵了，有人提出「農民文學」了，有人提出要求「作家下鄉」了，但在我們，却該更切實地提出怎樣更擴大和深入都市生活的問題。爲此，與其說是我們在原則是同意「作家下鄉」「面對工農兵」的意見，毋寧說是我們更接近「農村的藝術文化更入農村，都市的藝術文化更入都市」的說法，（「人世間」第十期「據上海的藝術文化」）自然，所謂農村和都市的藝術不該是對立的，我們的意思，就是：與其在都市裏閉門造車地寫農村破產，寫地主剝削，甚至寫土地改革，不如更深入我們所熟悉的都市。是的，我們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部表現大都市的廣大下層羣衆生活的作品呢？爲什麼沒有更多的像「包身工」那樣的作品？深入都市，正像蔣天佐先生在一「表現上海」一文裏說過：

「……上海的作家未必熟悉上海的生活，這是事實。可是這並不是我們的命運，而是我們的恥辱。生活在上海的懷抱裏，呼吸着上海的氣息，聽着上海的聲音，感受着上海的脈搏，然而竟不能夠理解上海，那我真不知道我們到底能夠理解什麼！」（「低眉集」P. 55）

上海是個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然而，問一問我們自己吧，我們真正能理解它多少呢？我們幾乎每天會看到罷課，罷工，怠工，遊行，請願，謀殺，自殺，搶劫，姦淫，以及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但是我們有少表現都市生活，寫工人鬥爭，寫職員，寫小市民，寫青年學生，寫他們對民主運動的要求的作品呢？甚至我們是否真正地了解他們，真正地用心去貼近他們呢？擴大和深入生活，那就該首先突入到這些在實際鬥爭着的角落裏去，不管是工潮，是學生運動，是職員怠工，和公務員坐工，是婦女請願，……都是應該的。

而在表現出這一切以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們，是應該就各自可能的條件向各階級府的人民羣衆學習，向工人，向職員，向店員，向學生，向小市民，都可以學習。

有人也許要問：「我們不是在反對小市民趣味麼！向小市民也可以學習麼？」可以的。一方面是因爲我

們所生活的大都市中小市民佔最大成份，另外一方面小市民有缺點也有優點，向小市民學習，應該表揚他們對不滿現狀憤憤現狀以至反抗現狀的優點，批判他們的低級趣味，庸俗觀念，把他們的不滿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使他們把憤憤面對着現實；不僅不滿於現在，而且也看到未來。在這一原則之下，我們以爲：既應該反對迎合小市民惡劣的低級趣味向黃色文化投降的傾向，也應該反對拒絕接近小市民羣衆，不顧到他們的憎恨和要求，只是作慷慨激昂的個人主義「獨白」的傾向。

今天，是歷史上翻天覆地的日子，空前未有的多光多色的時代，我們面對人民文藝的光輝的目標，其任務是無比的艱苦，無比的巨大的。我們不僅要在實際的鬥爭裏改造了自己，特別是改造自己的個人主義的虛無漂渺的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和感情意識，而且，也要負起思想文化鬥爭的戰鬥，滿足人民大眾對文化生活的要求，而且教育羣衆，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創造真正爲人民大眾喜見樂聞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作品。而怎樣堅定人民的階級立場，怎樣改造自己的不正確的感情意識，怎樣擴大和深入生活，以及怎樣掃除一切有害於人民文藝發展的惡劣傾向，也就成爲目前每個生活於大都市裏的作家們，文藝工作者們，以及願意獻身於這一思想文化戰鬥的文藝青年們底共同和基本的任務了。

卅七、四、上海

正在的故事

「葬」丁捐客

石邦書

暑假的初旬，××鎮上着實熱鬧過一番，而四鄉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那時候，是在農忙季節，因為是農忙季節，那才樂歪了鄉保長的嘴巴。田必須要種，不怕你走向天邊；你既要種田，自然不能離開家鄉，我就隨時可以跑來抓人。然而大家知道壯丁早就買滿，訓練剛在開始，人雖已經去如黃鶴，大致也尚未變成炮灰，那裏又來徵集的命令。可是能夠當鄉保長的總有一張軟硬欺騙全備的嘴，對象又何況是忠厚老實的鄉下人。他們一下鄉總是好多人，活像做戲，鄉保長是鐵面無私，走進鄉下佬的府上，翻開「生死簿」，高聲倡幾句官話，鄉下佬還在模模糊糊，大老爺就掉轉屁股滾蛋。後面慢慢地走上一個鬼鬼祟祟的白相人一流人物，對鄉下佬說道：

「老哥：鄉老爺的話聽見沒有？」

「我們鄉下人不懂官話，阿哥！你懂！」

「懂。」

「對不起！老爺說什麼？」

「你是合格壯丁。」

「壯丁」鄉下佬急了「怎樣？壯丁聽說已經徵滿了，我四十多歲了，老哥！」

「還沒有滿，四十多歲？正好！老爺說：『聽候徵集，如果走失，捉住槍斃。』」白相人白一白眼。

「啊呀！」鄉下佬的老婆急得眼淚奔流，鄉下佬自己也抖索着身體。

「不過，聽說有辦法。」白相人那們一轉。

「有辦法？」鄉下佬有一線希望了，馬上拿出煙

茶來，「老哥，不知怎麼個辦法？」

「你不懂見有志願應徵者嗎？」

「不懂。」

「有人願意當兵，就是志願兵，你不去，他代你

。」

「那就好了，鄉下佬愚鈍的笑開了嘴。

「那當然好了，不過，他代了你，要錢。」

「錢？」又是一呆。

「嗯，安家費，」

「安家費？我們早派過了。」

「那是公共的，你懂嗎？公共，現在你被抽了，你是例外。」

「例外？」

「所以你要多化一點錢給代你的人，否則，只有自己去。」

「……………」鄉下佬呆呆地。

「你要知道，人家拿性命來代你，你出一點錢，却仍能在家鄉種田，田地收成好，一切也就有了。出去打仗，就算不死，田總不好種了，你看那個合算？」一副正經面孔。

「多少錢呢？」鄉下佬吞吞吐吐的。

「……………」

於是乎，鄉下佬拿出了他僅有的一點吃飯米，鄉長老爺便再也不來了。

志願兵在他們的手頭的確有，他們為什麼不直接到徵兵處去呢？因為目下通行的是黑市，他們在鄉長家，可以討價還價，拿到更多的安家費，而鄉長也可

以扣下佣金，盡夠有半年的老酒吃，這營生好比上海的傭工介紹所，人們何以名之，說他們是「葬」丁捐客。

布機間里起風波

李麟

我們這家廠是一家小型布廠，在滬西曹家渡的工廠區裏。

辰光已經快下半夜了，我們這一間布機間裏夜班的工作在緊張中進行着，布機洪隆隆地在運動，幾百隻梭子在每架布機上來回飛射，幾乎看都看不清，祇聽得見「切里擦，切里擦」的聲音。那長時間的機械的聲音震得我們每個人耳膜發痛。漿粉飛揚滿了一整間，侵入了我們的眼眶，使我們疲倦的眼睛更加模糊。

夜班的那摩溫巧林，她男人是排門板阿根，曹家渡的一個白相人，是我們廠長的結拜兄弟，她仗着這些勢力，不時在姊妹們面前發離威，我們在她面前都忌她一腳，裝笑敷衍，背後頭沒有不咬牙切齒的。

照道理，吃過半夜飯的這個辰光，那摩溫巧林總要去關燈了。可是，她剛剛轉身，却聽見有人喊：「巧林阿姐，巧林阿姐，」萬事熱心的阿翠姊氣呼呼的

奔過來，「哎唷，巧林阿姐，謝謝你快點去開一張門票，頭排里的秀英，今朝夜里一定要養，肚皮痛得連人都縮下去了。」

巧林回轉身來，她梳着一個流行的道士頭，西裝褲子大花頭的短襖，睜起了細小的貓眼望着阿翠。「秀英」這名字使她想起了三個月前的事，那天一個姊妹眼看就要養了，因為她在巧林做三十生日的時候沒有送禮，巧林記在心裏，那天就存心爲難不開門票，那時秀英看不過去，跟巧林吵起了，巧林當着衆人面前給秀英搶白了一頓，就記恨在心。現在她想起了這事，兩手往腰裏一托，向阿翠瞪了一下貓眼，「死開，別人家養小囡，關你啥事體？」說着，就扭轉屁股要去睡覺了。

阿翠充滿了剛才秀英那在生養前的痛楚給她的印象，想不到那摩溫巧林竟會這樣狠心，她呆了一呆，又立刻追上去，「巧林姐，養小囡是性命交關的，你有事好講，有賬好算，先開門票再說！」

「對你說死開些……」巧林頭也不回。

「喂，人家肚皮痛得要命，你存心假癡假呆，門票你到底開不開？」阿翠也有些忍不住了。

「死人，半夜三更，馬路上一個人也沒有，怎麼好讓她出去。」

這時我們的精神都從布機上重新提了起來，大家興奮地關心着阿翠跟巧林，和那邊的秀英。

「啊呀，不得了，巧林姐，大肚皮的女人昏過去了一！」突然，對接頭阿林，提起二隻褲腳管奔來，她的螺絲頭鬆散了下來。

布機間裏不平常地熱鬧起來。

一個姊妹吃力地抱住了秀英，秀英臉孔死白的，緊緊地咬住嘴唇皮，閉着的眼睛裏淌下兩行眼淚，呼吸迫促得厲害。

「知道要養小囡，今夜作啥來，唉，作孽！」

「作孽？沒有辦法呀，告一日假，扣一日工錢，不像別人家，告假幾日工錢一日都不扣，我們連養孩子也不敢告一日假，人家跟辦頭到杭州白相也告三天假！」

「啥人又在多管閒事？再說一句，我明朝停她的車，」巧林給揭開了瘡疤，臉一陣紅一陣白，一口怨氣嚙處發洩，憤憤罵道：「都是那小討債鬼，養下來也短命的。」逃避似的走進了換衣室。

我們這里却談開了，有的索性把車也停下來，從秀英這件事講起上次一個姊妹養孩子的事，又有人提起以前別的姊妹們被壓迫的事。講着，罵着。

汽笛嗚嗚響起來，放工了。

秀英自從養孩子告了一星期假。巧林沒有一天不在我們面前大嚷大叫：「哼，她倒寫意，車怎麼辦？廠里又不是善堂，車一日不開就是一日損失，她再不然，我派給別人了。」

姊妹們傳話給秀英。還沒有滿一個禮拜，就在第六天，她撐着身子來上工了。

汽笛又急叫起來。秀英由阿翠和另外兩個姊妹扶着，一路上和我們這些熟識的姊妹招呼。

「你纔產後的身體要在家裏好好的養息，怎好出來做啊！」看着她軟憊無力的身子，都異口同聲地說。

她聽着，祇微微的苦笑，表示感激。

我們大家担心她的身體，便禁不住痛恨起巧林來。

「來上工了嗎？一百十二號，」巧林的一雙貓眼像是看着她又像看着別地方，「很好，我對你說，你的車我已經派給別人做了，今朝起，你做後頭一百四十號車。」

「這，這爲啥事體啊？」阿翠一聽就急急搶先問，秀英頭像被猛拍了一記，暈暈搖搖。

「不要你急，等有人不做了，我再派長期車給她做，曉得哦？去，去做去。」

大家聽着，都替秀英氣憤不平，巧林實在過份作難人家。

布機又洪隆洪隆響起來，梭子「切里擦，切里擦」地來回飛穿。

突然，後排有人尖叫起來：「哎唷，不好了，有人昏厥了！」

秀英因爲本來身體沒有恢復，在車旁漸漸感到不支，加以調車給了她刺激，就昏倒在地上。

別人還不要緊，因爲秀英是才產後不久呀！一時大家急了起來。

「快搯唇中。」

「快去盛冷水來噴！」

好容易把秀英救醒過來，她睜開眼皮：

「我氣——」

氣，我們大家都氣憤，這樣的事有些姊妹已經受到過，有些姊妹也快要挨到了。

「請假幾天也不算什麼，有什麼理由調車？我們到工會裏評評理去！」

「我們做廠的太不被人家當人看了，我們到工會裏去！」

「關車，關車！」不曉得是誰喊了一句，立刻有幾個人一齊喊起來。

霎時間，前前後後的車都關上了。

布機間里你一句，我一言，鬧烘烘的。

「我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要求叫巧林滾蛋！」

「好呀！」我們興奮的喊。

「我們要廠裏答應發孩子可以請一個月假，不能

扣工錢。」

「到工會裏去呀！」

「去呀，大家一齊去！」

我們大家解下了胸前的白飯單，擁出了布機間。

八尺布

凌永年

天津南開大學有一位校醫，平素爲人仁慈和藹，遇事認真。因此在校中服務了許多年後，很爲教授同學們敬愛。

校醫的家中一共有八個人：校醫的老母，太太，五個孩子和他自己。校醫的家境一向很清苦，自從抗戰八年以來，典質賣地，業已把幾年來的家產貼完補光。滿想勝利來到可以過些好日子了，那裏知道又打起了內戰，物價天天的漲，而公教人員的薪水，好像龜兔賽跑一樣，越跟越跟不上。到今年三月，米在天津已漲到了六百四十萬一石，而校醫的薪水只有八

百萬元。光用來餵飽這八口之家已經不易，當然，衣服是很久沒有添製過了。今年冬天雖然寒冷，校醫一家不顧顏面地穿些破棉破絮，終算勉強渡了過去，但春天來了，破絮只好脫掉，而單衣夾衣早在去年當掉，幾個大孩子也只好穿些出胸裸體，簡直如破布一樣的衣服。

終算，一天，有了轉機，巴望了快半年的配給布已經能夠發了。校醫高高興興地領了回來，一共是八尺名爲白布而其實灰黃的布頭，拿到家裏當然得立刻裁製新裝了。

誰知，這時，老太太要做旗袍，太太要做短襖，大的女孩要旗袍，大的男孩又要長褂，結果，你搶我奪的吵了起來。老太太是校醫的娘，當然，不免發了幾句閒話，太太呢，只好吞聲不響。孩子是無知的，竟然哭哭鬧鬧不休。

經此一鬧，倒勾起來了校醫一樁心事：想想我做校醫，清清白白的，沒要過人一分半文造孽錢，看病總是仔仔細細地把學生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真可以說，上對得起國家，下對得起自己良心了，爲什麼竟弄到這步田地，連自己的母親，孩子，爲幾尺布而爭吵起來。想來想去越想越氣。第二天，一清早，竟奔出門去，跳河自殺了。

他母親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當場哭得死去活來，而他的太太竟也在那天服了毒。幸虧經人發覺得早送進了醫院，沒有傷命。

校醫是死了，留下老母，妻子，五個孩子；生活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他們還是受着高物價的迫害。

其實，這樣的悲劇真不止這麼一樁；而這些公教人員的也是許多人民的悲劇，到底將在何年何月閉幕呢？

其美路之役

吳石

我們實在已經受騙不止一次了，丁校長的把戲我們也已看夠。但我們還是等着，那爲什麼呢？一句話，希望今天憑吳市長的威信順利地解決了事情。但是，一點鐘過去了，兩點鐘又到了，我們坐在其美路上唱歌，大家都餓着肚子，等待兩點半黃伯樵先生等校友的一起協議。那時小張回來報告，說市長剛才在康隴酒坊吃麵，談笑風生的呢！

兩點半過了，頃刻又是三點。但吳市長還要叫代表團等，代表團還要同學們耐心地等，我們却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因爲我們不能再受延宕政策的騙，我們全都站了起來，隊伍重又排好，四個人一行，手臂緊

緊挽着。我們站了起來，才發現前面的騎隊和警察突然多了起來，至少比上午多了一倍。我們要求主席團准許大隊向火車站進發。

這時，吳市長已從酒坊出來了，就站在隊伍右前邊的麥田裏，想壓抑同學激昂的情緒。警察擁塞在隊伍前面，橫持着槍。同學的糾察隊也用手牽了一條防線，把警察和大隊隔開。那時，從人縫中看見前面飛行堡壘那裏十幾個警察排了隊，在聽一個警官訓話。

忽然傳來消息，出去辦麵包的×××被扣留了。消息馬上傳遍三千人的隊伍，同學也立刻被激怒了，高聲叫喊：「馬上釋放被捕同學！」「警察不要隨便抓人！」「我們要到南京請願去！」那時吳市長正在距大隊隊旗二十步處的右邊麥田裏和代表折衝，吳市長說是誤抓的，立刻可以釋放。但等了好一會並沒有放，又說那是便衣抓的，無權顧問。

突然，前面五位糾察同學又被捕了，而且立刻被拉到前面去，這行動使隊伍頃刻沸騰了，大家憤怒地喊着：「釋放同學！」「不要亂抓人！」隊伍也開始向前衝，我們要衝過封鎖和刺刀，我們要到南京去請願，因爲當局給我們的諾言已經全部落空了，吳市長的「調解」已經絕望了，我們要求的並不是欺騙。就在那時候，幾十匹馬突然向同學隊伍衝過來，

每一位騎士都執着兩尺長的亮閃閃的馬刀，馬刀在太陽光下揮舞着，隱隱聽見哨子的聲音。隊伍馬上被攪亂了，我本來站在隊伍中部，祇見隊伍向後面及右邊麥田裏潮水似地湧退，馬隊却在馬刀揮舞下步步進迫，有同學喊：「不要逃，不要逃！」幾個女同學跌倒在地上了，隊伍暫時站定，但馬隊並沒有停止，學生隊伍便在馬蹄聲和叫喊聲下再度向右邊麥田退去，很多同學被擠倒了。更有的被馬隊衝倒後，又擒了去的。有的都祇是十多歲的女孩子呢！她們勇敢地站在隊伍最前面，所以被殘踏得也最爲厲害。在麥田裏有很多同學被擠倒，掉了眼鏡的，掉了帽子的，甚至撕破了長衫的，我的雨帽就在那時失蹤。被擊潰了的手無寸鐵的學生隊伍退到了麥田裏還被泥石襲擊着！一時泥石像雨一樣地兩面橫飛着，同學在激憤的情形下，也便奮力回擊起來，後來由負責同學的勸阻而停止了。

我們站在麥田裏，整理各校人數，老張失蹤了，胡失蹤了，王也失蹤了……馬隊在空空的其美路上馳騁着，顯得很威風，落日還有一點餘輝，把馬刀照耀得特別閃爍有光，我們爲避免第二次再遭衝擊，就帶着刻骨的仇恨整隊向學校退去。

就在那衝的一瞬間，據說，吳市長竟被打倒在麥

田裏，落掉了呢帽，落掉了眼鏡，而且壓斷了煙斗。

（卅七、一、卅、同濟）

人頭

劉嵐山

從善後集一回到家裏，二老嫗就像受了鬼話一樣，茶不喝，烟不吹，甚至連臉上滴着豌豆點大的汗珠也不抹，就呆呆地坐在門檻上發楞。

『怎麼啦？』他老婆二娘子也是剛從外頭割豬草回來的，她的衣衫也爲汗所浸濕透了，但她一看老板的那付空簍子，却忍不住又問：『小豬呢？』

做丈夫的還是一聲不響，很顯然地，他不是在和她賭氣，他的神色告訴了她。但，『閻葫蘆裏裝的什麼藥呢？』他們夫妻四十多年來，雖然男花女沒生一個可有事總是大家商量的，因此，她又低聲地問：

『出了事嗎？』

『沒有什麼事，』被逼得不能不說了，但做丈夫的好像仍然不願把事情真相告訴她。

『老夫老妻的，還有什麼不好說呢？』二娘子急中生智地，忽然用『曉以大義』的方法來激發丈夫。

『喂！』二老嫗未說之前先嘆了一口氣，老眼皮上突然滾下一串淚滴，像水銀珠子一樣，跟着汗水一

陣往下流。

『你大哥無原無故的被捉去殺了！頭掛在善後集街頭上。』二老嫗忍不住抽泣起來了。

二娘子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就撲通一聲，倒在地上，哭也哭不出聲響來。

二老嫗連忙爬起，一把抱起她放在膝蓋上，順口在桌上茶壺嘴喝了一口冷茶，用舌頭撬開她的嘴灌了進去；半天，她才歎了一口深長的氣，蘇醒過來，媽媽爹爹地大哭着。

二老嫗也陪着哭。

大舅子胡安福被捉去的事情，二老嫗是前個集上就聽到一些影小的，但他還不清楚究竟爲的什麼事，因此就沒有告訴老婆。他原來打算等到把事情弄清楚後，再同她商量個辦法去營救，因此，他接連地幾天，無分逢背集都藉口買小豬去趕集。誰知道今天消息剛打聽到的時候，人已經不在世間上了。

『這個日子，怎麼過呵？連自己門前的大路上也不能走！』二老嫗又回到門檻上坐着，彷彿是自語地。

『究竟爲什麼事呢？』二娘子哭了半天，覺得哭也不是個辦法，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死掉的人是哭

不活來的，『怎麼就好好地把人抓去砍了頭！』

『不是好好地把人殺了，還會有什麼道理！』二老嫗有點嫌老婆的多嘴，但他忽又的像想起來她原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於是又說：『那個不知道他是個比較過得去的老狐寡，因此大前天，當他趕集時，他們就把他抓起來，說他是×路的探子，要他化一百石米保出來，他那來這多米呢？……』

『他連一石米也沒有呀！』二娘子又哭起來了，『大哥，你死得好苦呵！』

『好好地死也罷，這樣的死……』

『他的屍首呢？』二娘子突然想起來問。

『埋掉了，聽說。』

『我……』二娘子沒有說出來。

『怎麼？』

『我想把他，屍首攜回來安葬。』

『屍首既然埋下土裏也就算了，那顆頭……』他想了想，『掛在那裏，風吹日晒，真太作孽！』

善後集是安徽和影的一座古老的小山鎮。在平時，除了附近居民達到二五七九的集期才來做做生意買賣之外，平日是很少有人來往的。集上頂多三十戶人家，通向集鎮的路上，夏天時候還長着第草的。可是

，現在不同了，自從局勢緊了以後，彷彿這已經成麼三歲孩子也知道的日子頭了：『無事莫上善後集。』可是四面八方既然被封鎖了，住在這一帶的人們，要買賣油鹽柴米火等，也只有抬着腦袋往這來。因此，善後集雖然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到底還是有人來往的，而且，還是不少呢。

但這它是在白天裏。夜晚則本鎮上的居民也都不大敢出來的。尤其是最近以來，這裏正實行着『戒嚴的戒嚴』，白天裏走路，也要左一盤問右一檢查，夜晚根本禁止通行的。就是因為這樣而被殺的好幾個人，遠近幾十里沒有人不知道的。

然而就在這陰慘慘的深夜裏，昨天那顆好掛在鎮廳頭上的人頭卻不見了。

第二天，天剛毛毛亮的時候，鎮邊砲樓裏一個衛兵起來了，無意之間，轉頭看見那顆人頭不見了。

『呵呀，人頭不見了！』他聽了起來。

『不見了就不見了，有什麼好奇怪的。』另一個回答，大概是班長的樣子。『你怕今天還不又掛他一個。』班長樣子的又補充一句。

『才掛上一天哪！以前總要掛三天的呀！』
『準是今天又要殺人。以前從沒有同時掛兩個人頭的。』

太陽已經出得很高了，不得不來趕集的人們又來了，在無數的人中，有一個挑着裝小豬的簍子，但他又沒有買成小豬，而却在一家和熟的舖子裏買香燭左紙之類。

『又不是清明冬至，您佬兒買這些什麼呢？莫不是……老慈大叔。』舖子裏伙計有點不明白，但他是懇切的。

『這年頭，人災重，不知怎麼，我家『屋裏的』燙了鬼。』二老慈好像老卑想好了這樣的回答。

『哦！』伙計帶着關心老主顧家裏平安的樣子，應了一聲。

沒再說什麼，伙計就把香燭等物放進簍子裏，從櫃上拿一枚土製香煙給二老慈，他連忙接供，再三地點着頭：

『饒煙。』

挑着簍子就回去了。



風雪夜歸人

(故事表演)

盧笛

(幕還沒有開，燈光全黑，朗誦員用低沉的聲音，送出魯藝的「風雪的晚上」中的一節)

悲哀是已孕育了怒火

受苦者的眼淚已積攢着黑暗的王座

那些蒼白的飢餓的臉

那些凍僵的麻木的心

都已覺醒，都不願再匍匐地下

爲那些滿身蕭瑟的人的飽暖

自己長久去吞食着雪水

是在一個嚴寒的季節，雖然已經接近初春了，然而，天還是這麼冷——

(幕在黑暗中漸開)

(燈光漸明)

(這裏，是一條鄉村間的大道，由於戰火曾掠過這裏，現在一切都顯得荒涼。道旁的田中沒有作物，道路上也只有幾枝枯黃的柳樹和半節樹幹還立在那裏。舞台上白茫茫的一片，是才下過雪的

，一切都埋在雪裏。遼遠的地方，隱隱顯出一個被燒毀了的村莊的影子。天色陰沉灰暗。)

(朗誦員繼續用一種寂寞孤獨的聲調朗誦)

這裏是一個中國的村莊，但是，這裏爲什麼這樣的寂寞呢？沒有一樣東西在動，連最頑皮的柳條都僵直地吊在樹上，常常低聲唱着歌緩慢地流過去的河水，也結了冰，被封鎖在河裏動彈不得。沒有了看着大雪微笑着巴望明年收成的老農夫，沒有了吃雪水堆雪人玩的小孩子，也沒有在雪地上畫着梅花和竹葉的狗和雞，連雪也靜靜地躺着，悲哀地等待明天的太陽來結束它短短的生命。

是從來沒有過的寒冷的冬天啊！

那一邊，是誰來了？哪！是劉老爹爹——

(大路的一頭，出現了一個年約五十多步的老農夫，匍匐爬行着向隱約看得見的村莊行去。他飢餓寒冷，疲乏。)

(朗誦員)

他回來幹什麼呢？他耕種了一輩子的地已經荒蕪

了，他自己爲了娶親而親手造的泥屋，已經燒掉了，他回來幹什麼呢？這裏已經沒有他的親人了，他的兩個兒子給抽壯丁抽去了，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兩個媳婦和兩個孫子出去逃難了嗎？怎麼他一個人回來了呢？也許是因爲這裏有他生長的土地，他耕種的土地，他忘不了這些，他得回來看看。

（劉老爹）

快到了吧，怎麼還不到？人這麼不中用了？從前只要走半天的路程，怎麼今天走了一天？哦！別走錯路了吧！四面都是雪，白茫茫的一片，天和地成了一個顏色，路都認不出了，但是，我記得，從狀元橋過來是個大池塘，順着大路過來四五十步是棵大樹，那棵大樹就是我租的田和周寶租的田分界的記號，怎麼，那棵樹呢？（他看見了樹，走到樹邊上，撫摸着它）可憐這樹也給炮火轟成兩段兒了（又在旁邊的雪地里，用手掃去了雪，扒出一節樹身來）記得我廿五歲的時候，爸給錢家退了租，好容易才又租到這一塊地，我好玩兒，在這裏種了一棵樹，想不到它就一天比一天大，想想也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沒有一天過的是好日子，旱災，水災，蝗蟲打仗，沒有一年停過，好容易得到一個豐年，米價又大跌，到了交租的時候，李老爺從來不肯馬虎，我一直撐着，撐着，總希望

日子能好過一點，總希望我這一輩子能跟兒孫留下幾畝田，省得再去受有錢人的氣，想不到弄到今天：連租人家的田種都不能夠，連幾間房子都燒掉了。你樹，你真的也這麼不幸，真的也陪着我受到這樣的命運麼？

樹斷了，明年還可以抽芽，我明年也還能回到老樣子麼？我的打仗的兒子還能回來，我失散的媳婦孫子還能回來，我的燒掉了的家還能重建立起來嗎？不會的，不會的，三十年來的希望恐怕永遠不會實現了。只要讓我回到我的家，只要讓我看到我的家，只要讓祖先不責怪我忘了家，那就很好了。（他掙扎着站起來，但不行，又倒了下去，好容易站直了，走了兩步，又倒了下去）怎麼這麼不中用了，站都站不起來了？也是因爲路走多了，也許因爲我兩天沒吃一點東西了，難道說，我真的會就死在這裏，真的連我的破碎的家都不許我見？天老爺真的這麼不容人麼？：不，也許休息一下就會好的，讓我想一下吧！（他坐在地下的半節樹上）

現在，不知道媳婦他們怎麼樣呢？也許會很好吧？人對人，也許是從來沒有這個樣子殘忍過。叫他們兩個女人，兩個孩子怎麼過活呢？他們也許會討飯，討飯就討飯吧，——不，他們也許會死！（他恐怖起

來，扶着樹根站起）死？不會吧！可是這年頭死人是太平常的事情。我們從這裏往城裏逃，再從城裏往外逃的時候，不是就從跌死在城河裏的死人身上跨過的嗎？我們擠上了火車，可是人太多了，擠不上的難民太多，於是不得不硬往裏擠。就這麼一下子，不見了他們，我叫，可是那兒聽得見？我給擠得連氣都透不過來，站在我面前的一個女人手裏抱着的孩子，連擠死了都還不知道，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兒，活生生的給擠成兩段，就這麼分開來了還在人堆裏擠。我的兩個孫子，他們該不會這麼小的年紀就死了吧？不能，他們該活着，即使討飯，他們也該活着啊！

假如他們死了，我怎麼對得起大寶呢？那天，他給抽去當壯丁，像犯人一樣的綁着，給他們用皮鞭子抽，後來，我去看他，他不是說，要是一個不小心，就要挨皮鞭子麼？可恨，那天我化了五十萬塊錢，才看到了他，他說，他一天才吃到兩碗乾飯，三個饅頭，他瘦成了那個樣子，可是穿着一身小孩子才穿的下軍裝，衣服綁在身上，那個樣子真難看。他還對我說什麼來着？我記得很清楚，他這般囑咐我：

（幕後，大寶：「爸爸，我這一去，是死多活少，我自己明白，我想你也知道，我再也不能孝敬你老人家了，請你原諒我，你替我好好的看待着大毛二毛

，等他們長大了再來孝敬你吧。」）他是這麼說的，他是這麼說的，我呢？我點了頭，我是點了頭，我不能讓他們死，我對不起大寶，我也對不起我祖宗啊！（他衝出去，跌倒。）

他們死了，大寶會怪我應該怪我嗎？我想不會的吧！我不要他們死，可是誰要他們死呢？是誰叫他們死呢？我沒有了兒子，我沒有了房子，我沒有了家，是誰把我弄成這樣子？是誰把我弄成這樣子的呢？

（副誦員）

突然，他想起了二寶。

（燈光突暗）

（黑暗中副誦員繼續他的副誦）

他的二寶被抽去當壯丁已經有一年多了，二個月前，這裏四週佈滿了恐怖的消息，二寶忽然回來了，他告訴他爹，他當了遊擊隊，路過此地順便回來看看，他爹怕了起來，抓住他不許他走，那時候，他對他爹說：

（燈光漸明，不過和以前的燈光不同，只有一隻Spot Light 照在二寶的身上）

（佈景如舊，劉老爹也仍在原來的地位，只是面對着他多了一個二寶——二寶，一個年青強勁的

青年農民

(二寶)

爸，不是我狠心，我不能待在這兒了，我不能，你知道，他們不會放過我的，大寶哥哥給抓去了，我總算逃了回來，我不能再讓抓了去。一年來，我的苦受夠了，給他們連牛馬都不如的那樣看待，我挨打，挨罵，到現在我身上還有傷痕呢，爸，你不知道，我多恨，我多恨！只要我身上的傷痕在一天，我就要恨一天，可是我知道我這個傷一輩子也不會消去的。爸，你別急，咱們窮人的天下就在眼前，你不知道，我一聽到：

(幕後許多人同時喊：「莊稼漢不打莊稼漢！」)

「我們窮人要翻身！」

我的心像火一樣的燒，弟兄們把鎗都繳了過去。這話說得對，窮人要翻身，可是在這樣子下去怎麼翻身呢？幾十年了，給你的教訓還不小嗎？你老想買十幾畝地，留給我們弟兄二個，好不受有錢人的氣；可是做到沒有呢？年頭反而越來越難過了，近年來又是征糧，又是征實，搞得一年收下來的一點點糧食，都繳了糧也不夠，不繳？就抓去坐牢，這樣豬狗都不如的生活，爸，你說怎麼過得下去，我們還要活，要活就不能不翻身啊！就是我不報仇，可是我們也不能不

希望過好日子啊！爸，我要走了，他們在叫我，好日子在叫我，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

(燈光突暗)

(再亮時，燈光依然如故，已經沒有了二寶，只剩下劉老爹一個人了。)

(劉老爹)

二寶他對，他對，是這班混賬東西，他們不但要我們的糧食，不但抽了我們的筋，他們簡直是要我們的命，他們搶了我的兒子，他們又搶了我的孫子，我不能那麼孱弱，我要報仇，我不能就這麼死去，我要死，我要活，我要活下去，我要找他們算賬！

(他站起來，要衝回去，但是勉強衝了兩步，跌倒了。)

(劉老爹)

怎麼，我真的這麼沒用？我真的會死？不，不會的，我要對得起祖宗，我要對得起子孫，我要和他們拚，我要和他們拚……

(他衝出去，但沒有用，他倒下了，死命地掙扎着，漸漸不動了。)

(風聲漸起，天地變色。)

(在他不動的時候，伴着風聲忽然湧出很多的聲音，高聲喊叫：)

劉老爹，劉老爹你不能死，你不能該死，你應該站起來，你應該打倒我們的敵人，你不能死啊！（他的兒子，媳婦，孩子混雜地喊着他）爸，爺爺，爸，爸爸！爺爺！

（人聲漸靜）

（朗誦員）

這一個故事並沒有完，劉老爹也並沒有死，請記住，一棵種子掉在土裏，第二年會生出更多的種子。冬天過去了就是春天，這已經是冬末春初的時候了。風，狂吼着，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動即將開始。

（風聲更大，燈光漸暗，幕漸落）

（朗誦員重覆朗誦着魯藜的「風雪的晚上」中的一節）

悲哀是已孕育了怒火

受苦者的眼淚已經衝激着黑暗的王座

那些蒼白的飢餓的臉

那些凍僵的麻木的心

都已覺醒，都不願再匍匐地下

為那些滿身羔裘的人的飽暖

自己長久去吞食着露水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

介紹故事表演：

從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開始，民主和反民主的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一天比一天尖銳，它深入了每一個角落，它普及到每一個時間，它像潮水一樣不斷地奔馳向前。在這樣的火熱的鬥爭中，時代要求我們迅速地反映在藝術上，藝術也必須迅速地跟着前進或領着前進。對於這樣的任務，笨重的話劇形式——即使是話劇中最輕便的獨幕劇吧，是不能夠完成的，因此就要求着新的戲劇形式。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後，這鬥爭不但沒有消滅，反而更形激烈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了活報劇，街頭劇，影子戲，活動卡通，塑像戲……以及新近出現的故事表演等各種新的形式。

活報劇是抗日戰爭一直到現在發展最廣的一種短小的戲劇形式，這是因為活報劇是把生活裏最尖銳的一面像報紙一樣的原封不動地卸下來放到舞台上再現，由於這個片斷本身已經是典型的生活，所以即使作者無意創造典型，他所表現的已經是典型了，又因為生活是戰鬥的根源，因此，一個好的活報劇，往往從觀眾的心底激發他的戰鬥要求。就這樣，活報劇這形式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但是，戲劇的任務不能單只是表現生活，不只是從生活裏激發觀眾的戰鬥要求，而且要透過故事去傾聽心的跳躍，要從故事裏激起共鳴，要使觀眾看到的不止是幾個人物串演着的故事，而進一步把透現在故事裏的思想意識作為自己的思想意識，要求戰鬥情緒的支持和發揚，要求走進生活裏，這就不是活報劇所能負擔得了的，於是新形式就必然產生了。

，這就是故事表演。

故事表演，從黃宗英創立的「賣火柴的女兒」開始，之後又有兩次在交大、約大的晚會上表演了「逃兵」，只有兩次的表演，而都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鐘，然而都成了兩次晚會裏最動人最成功的節目，這就證明了這種形式的成功。而且更可喜的是，雖然只有兩次表演，「逃兵」就已經揚棄了發展了黃宗英的形式；在「賣火柴的女兒」裏作者的敘述是由表演者兼任的，這就使人會有一種混亂的感覺，在「逃兵」裏

，把作者的敘述交給了朗誦員，並且增加了幕後對白。

「風雪夜歸人」（即「泥土的故事」）在一次聯歡會上表演的時候，不但表演者一人兼了所有的職務，而且沒有佈景，沒有燈光。其實像上面這個形式，只要在一切設備都可能時候才裝置好了，假如沒有這樣的設備的時候，那麼設備簡單一點也不會減少多少舞台效果的，因為重要的不是華麗的裝置，而是表演者情緒的激動。對於裝置，反而倒是簡單的些好。

編後記

讓我們先承認了第一輯的不夠充實，然後再為第二輯的改進高興。循着這條道路，我們會竭盡所能地「走向」真正的「人民文藝」的。

在理論上，我們刊登了「我們應該怎樣走向人民文藝。」這是我們對當今文藝工作的一點意見，也將把它作為我們今後努力的指針。在實踐上，我們採用了「實在的故事」「故事表演」「報告詩」等新形式，我們既力斥妥協而迎合地「普及」，也不願偏激而架空地「提高」；通過這些新形式，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真正和此時此地的人民（可能讀到或看到這些作品的演出的人們）結合這一步。所以假若這些作品能被採用了在聯歡會和晚會中演出的話，我們是更感到振奮而歡迎的。

在鈔票滿天飛，物價「三級跳」的今日，我們也不想多贅述維持這本叢刊的艱難和我們的克伏一切困難的決心。只要讀者們愛護這株初生的幼芽，寄以更大的關注和期望，而不斷地來稿，批評，提意見……的話，你們一定不會想到我們是如何感激於這些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的。

「那日子要來了」，要來了，讓我們鎮定下我們的心跳和焦急，更緊密地攜起手來吧。

來稿請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三二八號。



三級跳

左絃

鬧場白：

朋友來信說：「在這物價三級跳，白米一路竄的時候，真是上海居，大不易呢，這樣下去說不定終有一天會餓死或凍死的，朋友你說難道我們甘心坐以待斃嗎？」接到信的時候，我也正在窘迫中，竟無聊得寫成了一只小小的喜劇。然而喜劇也吧，悲劇也吧，我給他的回答却總只是一個「不」字。

人物：

高望平——一個年青的小職員

高太太——他的親愛的妻子

李良——退休的運動健將

王嫂——老媽子

佈景：

一間長方形的廂房，左邊通扶梯，可以下樓，右邊通晒台，晒台上搭了棚的，是廚房也是王嫂的臥室。這間廂房便是高家的臥室，也是飯廳，也是會客室。

開幕時是下午四點鐘左右，王嫂正好報銷完了今

天買的菜帳。

王嫂（以下簡稱王）可不是，太太，肉又漲了，菜又漲了，連貓魚也要一兩萬一攤了。看看買了一點兒，算算就是一大筆。

高太太（以下簡稱高妻）唉，這是怎麼得了呵，那末晚上就多買了四、雞蛋嗎？

王，是啊，太太，您交給我的幾個錢一下就都化完了。

高妻好，就算了吧，時候不早了，你還是快去燒吧，一會，先生就要來了。

王就燒洋蔥燒蛋了吧。

高妻（點頭，表示贊可。）

【王下。高妻伸了個懶腰正拿起手邊的話計預備做的時候，左邊的門開了，高望平拎了一只大旅行袋，興高彩烈地走了進來。

高望平（以下簡稱高）呵，提了一大包，還得擠電車，真要命……

高妻啊，你帶了甚麼回來了？

高 (高舉着旅行袋) 你猜!

高妻 衣料，替我買的衣料。

高 不是，比衣料還好。

高妻 那末，一雙白皮鞋。

高 不是，不是。這不只是屬於你的。

高妻 (打量着旅行袋) 呵，一定又是你自己買的洋裝書。

高 也不是，——這是鈔票，錢。

高妻 這末一大包——錢？真的，望平，哪兒來的？

高 不是騙我？(得到了肯定的表示) 呵，多快活，多快活。這末一大包！倒底哪兒來的？

高 (放了包，敷衍地) 哈。

高妻 我可以不必再穿這舊衣服了，夏天我也可以買一件旗袍了。

高 (半挑逗地) 哈。

高妻 我還想買一雙皮鞋，一副耳圈，像隔壁林小姐一樣的呢料子，月白色的，淡咖啡的外套——呵，望平，到了春天要是你能請得到假的話，讓我們出去旅行一次去。

高 (陶醉而又玩笑地) 是的，到杭州去，到那三竺六橋，名勝古蹟的地方去暢暢快快玩一下。我們雇一條小船在綠色的水波上蕩着……

高 穿過嫩綠的柳條，桃花瓣瓣地飛下來，飛到我們身上，飛到碧綠的水上。

高妻 呵，望平，就是想看看高興的。

高 (忽然，掃興地) 你就想着高興高興吧。

高妻 爲什麼？

高 沒有錢啊！——這兒就只三百萬塊錢。

高妻 這末一大包？

高 一大包的鈔票，可是只有三百萬塊。

高妻 (失望地) 唉。

高 無論如何這是一筆外快。這是我們要求來的去年一年沒有請假而補發的獎金。

高妻 (沉默了一會，) 也好，望平，我可以買一件藍布旗袍的。

高 旗袍！

高妻 是的，你知道，去年的一件破得不成樣了，我已經給了王嫂。今年要是不做的話，我就只能穿了夾旗袍過夏了。

高 不過，這，我是預備買米的！

高妻 米不可以緩一緩買嗎？

高 物價天天漲，緩一緩不是又要貴了嗎？

高妻 藍布不也是一樣？

高 至少，米來得要緊。

高妻 對於我，却是藍布要緊。

高 我真不懂，太太，你爲什麼那樣看重你的身體？

高妻 我也不懂你爲什麼那樣看重你的肚子。

高 肚子吃不飽是要餓死的啊！

高妻 六月天穿了夾袍子不是也要熱死嗎？

高 米是一家的事，衣服是你一人的事。

高妻 家？一個家就是我跟你兩口子，我死了，你還有家？

高 唉，你太自私了。

高妻 你難道是爲的公？

高 不，這是買米的。

高妻 不，得買藍布。

高 買米。

高妻 買藍布。

【爭吵到了高峯，打住了。一個坐在沙發上，嘆着氣，一個又拿起了活計來——這時，李良手裏拿了一捲報紙在門口出現了。

李良（以下簡稱李）怎麼米賣得那樣貴，還養着貓？

高妻（想掩飾方才的口角）哦，李先生。就爲了米貴怕給耗子吃了，才養的貓。

李 可是，你們這門口實在太窄了，我不留意踩了

牠的尾巴，牠張開腳爪要抓，幸虧我使出了運動員的本色，一蹶才跳開了。——喂，老高，東西又在漲呢，方才我一路走來，直聽見街上的人都在說漲呀漲呀的。這種日子可真不得了。

高妻 李先生手裏拿的是……

李 晚報。說晚不晚，說早不早，三點鐘出的晚報。

高妻 報上怎麼說？

李 報上嗎？只有：打仗，打仗，打仗。

高妻 不，我問的是關於物價。

李 關於物價，一方面是：抑平，抑平，再抑平。一方面却又是飛漲，飛漲，再飛漲。我三句不離本行，打個譬方，就好像一個皮球，你越拍，它跳的却越高。

高妻 那末，究竟爲了甚麼呢？

李 爲了嗎？就爲了，打了內戰，收支不能相抵，於是濫發鈔票，通貨膨脹，鈔票就是那球裏面的氣，牠越膨脹，這球跳起就越厲害。

高妻 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結果還不是都要餓死了嗎？

李 生路是有一條，用我們的本行話說起來……

高妻 李先生，又開玩笑丁。

李 不，不，這倒是句頂正經的正經話。我們若要

活，得向那些不讓我們話的人舉起我們的投槍來——

——老高，你說對不對？

高 （一直在旁聽着，敷衍地）唔，對對對。

高妻 哦，李先生來了，茶也沒給你喝。（走到一旁倒茶）

李 怎末，老高，看樣子似乎不大高興。

高 的確，因為……（高妻倒好了茶，走過來，高看了看她）因為，今天我們有一個問題不能解決。

有用得着我幫忙的地方嗎？

李 我就是來請教你的高見。我方才從公司領到了一筆外快，正好是三百萬，我就打算把牠拿來

買米，因為米價天天在漲，要先買好一點，日後，恐怕會無力購買的。可是，我的太太，偏說要把牠用來買藍布，做旗袍，因為她去年的夏衣已經破了而且送了人。

所以，你想要我幫着你解決，還是拿來買米，還是買布——

是的，你想米是最要緊的食糧，沒有了米，人就活不成，可是——

高妻 可是，若是一個人穿上了夾旗袍過夏，會同榜的送了命的。

高妻 不過米來得更迫切，一天沒有吃，就不好過，而夏天穿幾天夾旗袍，也未必就死。

高 不過，米還不一定沒有，只是買來備着，旗袍却非趕快做不可了。

高妻 不，我還是堅持原議：買米！

高 不，買布。

高妻 買米。

李 買布。

高妻 噯，噯。慢着，慢着。譬如比球，比運動，你們既然請了裁判員來，就得聽裁判員的話。你們且慢點兒爭論，也得讓我來發表一點意見，照你們方才說的，只是一個原則的兩種說法。又是玩笑。

李 並不。你聽我說，你們的原則是物價上漲，應該檢最必需的東西，趕快購買。而你們的所以爭論只是因為你認為最必需的東西是米，而高太太以為最必需的東西是布。

高 是的。

高妻 可是你們却忽略了，你們的原則。就是當你們爭吵的時候，物價却在上漲，上漲了幾成以至

李 是的。

高妻 可是你們却忽略了，你們的原則。就是當你們爭吵的時候，物價却在上漲，上漲了幾成以至

幾位，——

呵！

所以，目前的急務是趕快買去。

買甚麼呢？米？

還是布？

李 我想解決的方法應該是這樣，你們出去，檢可

能買到的買回來，夠買布，就買布，不夠買布

，就買米。布以後再想法子。好在，米店，布

店，你們的弄堂對過就是，正好作個比較。

高妻（焦急地）那末，讓我快喊王嫂去買罷，王嫂

，王嫂。

『王上，一邊用圍布揩拭着兩手布。』

高妻 王嫂，這兒是五百萬塊錢，你拿了到對面布店

中，去看看昨天我指給你看的那段藍布，若是

夠買的話，就把它買回來。

高 不夠的話，你就到米店裏，叫五斗米來，知道

嗎？

王 唔，知道了。太太，鍋子裏的洋葱炒蛋還沒有

炒好，最好您看看去。（拎了旅行袋由左門下

）

高妻（一回答）知道了。——好，看我們的運道

吧。李先生，你請坐一會兒哪。（由右門下）

【默然了一會。】

唉，女人總是不能從大處着想，只顧到一些小地方的。天天要吃的米不買，却要買夏天的衣服穿。

（低聲）你放心，老高，準給你買了米回來的，相信吧？

怎麼會呢，還不是碰運氣。

老實告訴你，我走過布店的時候，他們已經在

改標價了。

大約漲多少？

那倒沒有留意。

老李，我真羨慕你，無家無累的。像我這樣有

了妻子的人，肩挑了担子，生活過得艱苦不

算，還得處處受拘束，預定的計劃不能實行，

想做的都不能做。

可是據我看，你的受拘束，和生活的艱苦實在

不是由於你的妻子，而是由於這個國家，這個

社會。你還沒有小孩呢，有了小孩的人的生活

將會更艱苦，更受拘束的，那末，難道我們也

能說這也是由於他的孩子嗎？

（沉思地自語）國家？社會？

是的，社會。國家和社會都上了軌道，每個有

家室的人是不會覺得艱苦，也不會覺得受拘束的。

【高若有所悟地點着頭。高妻上。

高妻 哦——洋葱炒蛋炒好了，李先生就在這兒吃了夜飯去吧。

李 不成哪，目下米珠薪桂，我的吃量又不比旁人。

高 我們現在還吃得起呢，你就在這兒吃了吧。

高妻 我們也算答謝裁判員——哦，米店布店，都就在門口，怎麼王嫂還沒回來。

李 她又不是短跑健將，高太太。

高妻 哦——（笑起來），其實是該讓你去買的。

王 聲音（在門外尖聲地）啊唷！

【於是跌跌踉踉地走進來。

王 死貓，死貓，死貓！我不留意踩了你了，也要抓我，死貓，死貓——（手中仍舊是去時的那只

旅行袋，我們焦緊地等待的答案：旅行袋中是已經空了呢，叫了米呢，還是換上了布呢？還

只得等一會才能知道）。

高妻 王嫂，你買了甚麼！

王 啊！

高妻 問你買了甚麼？

王 買啊——（將旅行袋一舉）錢，鈔票！甚麼？

高妻 我去的時候，布店裏已漲了六成，三百萬同變了五百萬我趕忙跑到米店裏去，米也漲了六成，結果兩樣都買不到——錢，我帶了回來。

高 天哪，漲得這樣快！

高妻 可了不得，那算甚麼呀？

李 （憤憤然）嚇，還是運動上的名詞，這叫：三級一跳！

（高，高妻，及王嫂都目瞪口呆。）

——幕——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

（劇中鈔票和物價，排演時，不妨按當時情形更動）

我們

苗山

——給天真的伙伴們

我們，一路
採摘了滿握紫色的桑子
吃着，穿過麥田
走近有鑿石聲叮叮的山去……

半山腰里

我們碰見臉色黝黑的石匠
好奇的伙伴問他，

「這山不就將開完了嗎？」

「那有這樣容易

熱代人嘆……」

輕輕的風

吹散了仙輕輕的嘆息

而，我們

嘩笑着

翻過山頭

山那邊，春陽的熱光

紛紛閃舞在

淡黃而溫暖的麥穗中間



那日子要來了

William Morris 作
屠岸 譯

到這兒來啊，孩子們，聽，有一個故事要講了，講到
那奇妙的日子要來了，那時候的一切情形要好之又好。

那故事要講到一個國度，一塊在大海中央的陸地，
人民在那將來的日子里要喚它叫英吉利。

在那將要來到的日子里，千人中不會祇有一個人
會對明天抱着些兒希望，和對古老的家園抱着些兒憧憬。

因為那時候，——聽我這奇怪的故事呀，別笑
所有在英國的人民定要比豬仔住宿得好。

那時候的人，可以做工，想到他自己，對自己手中的事業感到興趣，
也不會在傍晚回家的時候衰弱，疲乏得站立不住。

人們在那將來的時辰可以做工而不必恐慌，
爲了次月底收入底缺少，和逼近來的飢餓這豺狼。

我把這個富神話告訴你：那時候再沒有人會
對他底同事底挫折和不幸高興，以便去搶他底職位。

我們高歌着
歌聲像流泉
瀉入原野

雖然，我們也是

開墾時代的道路的匠人

而，正如站在

這空闊的田野里一樣

我們眼前已就是

那絢爛的遠景：

風里透出來

不只是我們的確笑了

更有石匠們的

和所有以前從沒有確笑過的人們的

確笑

黎明

和太陽結了伴

我們一同走上

我們自己的新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五月

因為工人所獲得的一定會屬於他自己，

也不准沒有播種過的人不勞而收穫，那即使是半數的穀粒。

哦，新奇而驚人的公平！我們得了這收成是要給誰享用？

給你們自己，給我們每一個伙伴，手兒決不會白白勞動。

那時候，一切我底和一切你底都要成為我們底，也沒有人再貧困
那除了把朋友束縛成奴隸以外別無一用的財富。

我們還要什麼財富，當將來沒有人再積聚黃金

到市場上去收買朋友，又虐待那被賣的人？

不要那些，祇要那可愛的城市，那山上的小屋，

那荒原與林地底美，和我們耕耘的泥土；

富有古代的故事的家屋，偉大的死者底墳墓；

探出奇蹟的聰明人，和詩人底充滿靈感的頭顱；

畫家底魔術的手，不可思議的琴弓，

和整隊的音樂底合唱團：一切的人，他們做着而且能懂。

這一切將是我們底，大家底，也不會讓誰得不到

一份工作和生活底權利，當世界在將來變得更美好。

啊！這就是一定要來的日子！然而在今天，在我們生活着的歲月，

在這饑餓我們底生命的年代里，我們要幹些什麼事業？

好吧，那麼我們還等待什麼呀？祇有這幾個字要說：

「我們一定要這樣！」而敵人豈不是已經墮入了夢里的強者，其實怯弱？

我迎接

阿 瑛

我迎接

勞動者帶着足音的巨響
開始走進冬眠的土地

我迎接

綻開在同志的荒塚前
春天的第一朵花

我迎接

解放的大旗
招展在這邊和那邊同樣蔚藍的天上

我迎接

從飢寒，從死亡裏爬起來
做人，千萬親愛的兄弟，姊妹

而向更大的雷雨，更熾烈的閃電
我迎接太陽升起

陽光下是我們自己的世界

一九四八年元旦晨初稿

哦，為什麼我們還在等待？我們底弟兄們正在倒下，死亡，每陣天風中也都有那被浪費了的生命在來往。

這些，被黃金壓碎了，飢餓的地獄一般的邪惡的城市中的，可憐的鬼魂，在他們一批批地住著的地方，要多久地責備我們？

他們在污穢的生活中勞動，在陰暗的抑鬱中去世，這些，一個強大的母親底兒子們，這些，英吉利藉以驕傲的支持。

他們去了，沒有人能挽回了，也沒有人能把我們底靈魂從詛咒中救出來，但是還有千百萬人要來呀，他們該生活得更好還是更壞？

應該是我們來回答這問題，來迎上去，並且把門兒大開，讓財主底急的恐怖滾蛋，讓窮人底緩步的希望進來。

是的這些可憐人底無聲的憤怒，和已經忘掉的不滿，我們必須把聲音和智慧給它，直到那等待的浪潮下灘。

來啊，既然一切東西，不論死的和活的，都在召喚我們，在紛擾的混亂後面，又放射着一綫微微的光明。

來啊，那麼，讓我們別再欺騙，拋開休息和舒適，因為這事業本身就值得呀，直到好日子帶來了最好的日子。

來啊，來參加這沒有人會失敗的唯一的戰鬥，要是誰倒下了，他底事業却將永遠不朽。

啊！來啊，丟掉一切欺騙吧，因為我們至少清楚：那黎明，那日子要來了，旗幟向前開路。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報告詩)

張書城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一些僱來的老實的苦工
一些哄來的純潔的中學生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動員了 工界

商會

農會

收買丁

乞丐

難民

娼妓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出發前每人四個饅頭
事畢後行轅前吃大肉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領隊的紅皮鞭黑眼鏡
掛着盒子砲
甩着文明棍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前後是公家汽車
兩旁是警察憲兵
美式配備的軍人
穿了大掛裝百姓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隊里的人沒有表情
隊里的口喊不出聲音
而棍棒揮着他們喊



小鎮即景

王祥

幾十家矮小的房子大都是用毛草做屋頂，以幾根木條稱着，四週圍是用竹片糊上一些泥土，就做了每家隔離的壁牆，各自做點小生意謀生活，但，看管生意的人多有是年老殘廢的，靜靜地坐着，心切切望着顧客買點東西，三天望一場，只有逢到趕場的時候，有的店子香酒燭炮到能夠賣掉些，有的小攤子擺着的花生米，乾胡豆都要擠連氣好，才賣幾堆，其中有一家是用泥瓦做屋頂的房子，生意比較鬧熱，賣的東西也很多，這就是當地的保長開的店子，在這裏往來打私交的要算貧苦的農民，過路的挑腳漢爲最多。保長時來運好了，剛不久討了個小老婆，時常坐在櫃房內管賬經理生意，笑眉眉的，漂漂亮亮的樣子，保長除了出去辦公事以外，沒有離開她一時。

今天是逢趕場，老大下街買了一背柴，想約幾個伙伴到保長家去吃酒，「走，我們去照顧保長吃二兩，好久都沒有去朝賀哩！」老大同幾個伙伴痛快地說着。便進店子，看見保長娘子——趙太太坐在櫃房內

，慢慢地正在補破爛了的票子。老大便向她打個招呼：「保長開會去了嘛？我們今天賣了柴，特地來照顧保長吃二兩酒。」

「開會，開嗓子東西鬼會！」趙太太簡切回答，又埋恨似的說：「一天到晚，夜晚到亮都沒有住停，腳板都跑翻了，偌是搞那點鬼事，收款子，拉壯丁，人都拉完了，看偌要在那兒去拉。拿錢來買都買不到，連過路的人都大天的少了；人家做生意的都在別個地方去求吃去了；這個鬼差事硬是不好當。有些爛嘴偌說保長弄肥了，吃飽了，惡人衆是曉得的，前幾年保長幫人家背東西，駝東西，到黑夜自家過更守夜的打草鞋來賣，苦工血汗弄到幾個錢，現在個個都看到有錢就眼紅眼黑的樣子，前頭鄉長（保長的叔父）時常都要害我們；保長現今的腳幹跛了就是他搞的，他做的惡事。」

老大一面在聽趙太太訴告說些發牢騷的話，一面想去想來不知要怎麼開口喊打酒才對，因為保長娘子

，小的時候是同着他時常一起玩耍，一起長大的，現在忽然嫁跟保長去了，總感覺到不好稱呼她，然後帶着客氣的，不好意思的喊了一聲：「哎，趙太太！」二兩酒來吃。」

「不要這樣喊我，時常都是見到的幾個人些，喊嗓子趙太太吃！」

趙太太沒着，又向同老大一起來吃酒的幾個人勸向：「你們切點燒肉下酒吃嘛？」

「不消，不消，我們吃光二兩就是吃！」其中有個恐怕錢不夠吃，於是很快的回答她。

老大這時候就不然了，表示很大方的說：「怕甚麼，這個年辰有點錢不拿吃，拿來做嗓子，等於那天砍柴在崖上滾下來死了一樣，我在保長這兒吃東西是欠得到賬的，怕走不脫路嘛？等兩天趕場下街跟保長送兩背柴來就是了，橫順柴是我得來的，不算一個事情。」

趙太太聽說……送兩背柴來的話，她坐在櫃房內連爛票子都補了，趕忙站起舉起白生生的手，手上的中指，無名指各戴着兩隻笨杆杆的金戒指，做着很得意的把手向上下搖動指向老大說：「你們只管吃嘛，在保長這兒吃東西的嗓子，怕走不脫路嗎？沒有錢，隨便那天拿都要得，沒有關係！」

老大不同意他的以作公即有了說吃光二兩，又遲遲未定的僭沒有說吃燒肉的話。想了好久才慢慢地說：「我們吃碗熱豆花，吃盤切心椒下酒就是吃。」熱豆花，切心椒剛下肚，便把老大的汗水辣滾出來，老大連忙將自己的手掌在頭骨上極摩極磨的說：「哎，這切心椒真好，很好吃，很好吃，窮人家沒有衣裳穿，吃到這個辣椒真的好像多穿幾件衣裳。」

趙太太這時的眼睛正投射在另外一張桌子，望着梳個洋頭的，坐在上方的人，兩人在互相眉去眼來的，又在笑，又在說，但是，有時只聽到趙太太說出幾聲：「不要亂說……討厭，討厭！」略帶十分害羞的樣子了，在同那個人大開玩笑。老大又快活地說：「哎，真的辣椒富衣裳穿！」於是趙太太聽了這話很得意地，耳快口快的說：「僭是人家送給我們的，因為是太多吃，吃不完，保長才喊拿點出來賣跟下酒的吃。」這時老大的筷子挾着一塊豆花，還未放進嘴就掉落在桌上，忙用手將豆花抓了起來，往嘴裏一丟，咽的一聲就吞下肚。老大呆眉呆眼的偷看趙太太的一對黑油油的眉毛，出奇不解的，有時望望粉白的竹泥牆上，貼着的一張紅紙，這紅紙的正中寫着「天地君親師位」幾個黑大字，挨着左邊平排掛的是「中山先生遺像」一張，老大不認字，不曉得是啥意義，但

他却明白的猜想這是大偉人，保長才尊敬的掛在祖先的神位上。

保長剛從外面走來，老大同他的伙伴把酒盃一放，不約而同的起立笑嘻嘻地招呼：「保長，請吃酒！」

「你們今天來趕場嗎？」保長應酬似的說，馬上就把身子轉向着，跟剛才同他的妻子——趙太太開玩笑的人談話去了，這人慢慢地將自己坐的板凳，悄悄移讓出一點，表示叫保長坐下來在慢慢談，他一不謙虛，不推讓地坐下，帶着很親熱的表情說：「正好！現在怕要請你幫忙我一下，上方又在喊拉壯丁，看在那兒去拉嗎？專門賣壯丁求吃的人，價錢又貴，況且我們這一保個個都是窮活活的，盡都是吃了早飯愁少午的樣子，那個借把得出錢來買！精靈點的人早就跑到天遠地亮的地方去了；有的自家跑在屯墾上去開荒種地。在這眼前沒有跑的幾個人些，又不是親戚是戚，撞到借有些人比我更惡。但是，有人跟我打了個主意，叫我去把城隍廟裏住的那些叫化子隨便拉個去。」他用手輕輕地拍着這個人的肩說：「你說對不對呀！」

「對，對！」這人簡切的帶着不同意地回答了，又說下去：「人家都是落難的人，討口飯吃借要打這種條，這不是好吃的果實，只要人家在地方上安分守

法，一不偷，二不搶就好的了，借是要回頭想下自家；前幾年處的地位，被拉去當壯丁的時候，生死都要想跑脫，給果腳幹撻斷成了殘廢人。現在害過你的人拿個保長跟你當起，你就忘魂呢！……」

保長看到得不着同意的樣子，便寢機地趕快退來說：「好在這主意不是我打的，我原先想了好久也覺得不對，所以今天撞到你了，才順便擺擺，不過是望你幫個忙，商量商量。」保長又拍拍這人的肩，笑着說：「你別個說，就別個對嗎。」

老大聽到拉壯丁的話，一張酒臉忽然變為蒼白，忙把酒錢開出，向着保長說聲再見的話：「保長，道謝呢。」

保長沒有回話，只是點點頭。

老大走出酒店，匆匆忙忙地往家裏走去，沿路途，與他的幾個伙伴商量着說：「管他媽的橫順都是死，跑得脫跑，跑不脫老子們跟他一命拚老飯都沒得吃怕咬子。一個漢子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皮頭。前幾的多媽借沒有受幾種些害死的時候，我借有點怕。現在一家人就得我一個呢，我借怕咬！」

「怕！我怕死得不值，借不得輕便的就讓人害死。」其中有個說：「嘿！老子們總要拚死仙幾個，才算得，……。」

老大說：「要害我死，借叫他雞幹，鬼都害得倒人嗎！」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徵求作品公告

八年對日民族戰爭和兩年餘爭取民主運動在人民生活中的巨大影響一定廣泛地引起了在進行中在醞釀中的文藝創作上的努力，但目前出版困難，期刊太少，不能適應並推動這一努力，本會特籌設獎金，發動一次徵文運動以爲創導。

(一)除本會總會會員以外，任何作者都可徵，沒有限制。

(二)題材絕對自由，但要求思想立場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題內容和創作方法上的革命的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

(三)收稿期自本年五月四日起至本年八月底止，外地以郵戳爲據。

(四)本會組織評選委員會鄭重評選，評選結果本年十月十九日發表，於同日上海大公報，新民報和同月份「中國作家」刊登公告，並分別函告作者，給獎方式視當時情形決定。

(五)入選作品，本會「優先權交會刊」「中國作家」或指定期刊

上發表，或用叢書名義出版，但版權仍爲作者所有，作者在獎金以外仍享有發表費和版稅的報酬。

(六)每類作品入選篇數得根據評選結果予以伸縮，或多，或少，或從缺，但對於不能入選而有某種優秀成就者，酌贈筆潤。

(七)獎金按發表評選結果那月份的上海甲戶口米市價，折合法幣。長篇十石至二十石，中篇五石至十石，短篇一石至五石。

(八)未入選之作品，評選完畢後一律掛號寄還。

作品種類：(一)長詩(四千行左右至一千餘行)(二)短詩(一二十行至百行左右)(三)長篇小說(五十萬字左右至三十萬字左右)(四)中篇小說(十五萬字左右至十萬字左右)(五)短篇小說(二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六)中篇報告(十五萬字左右至十萬字左右)(七)短篇報告(萬字左右至數千字)(八)多幕劇(獨幕劇)(電影劇本)(三幕話)(三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九)民間形式作品(牛歌等

藝批評(以五四以來的作品，作家，某一文藝問題爲限，三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四)社會批評(文藝性的思想批評的雜文，三萬字左右至萬字左右)

寄稿者務請注意之點：

一、用有格稿紙按直行抄寫，字跡清楚，標點在行中，佔一字，並加上人名綫等符號。

二、除短詩每一寄稿者可寄三首，短篇小說短篇報告每一寄稿者可寄兩篇外其餘均限寄一篇。

三、原稿上只寫上題目，不得寫上作者姓名，另將題目，作者姓名，確實通信處，如發表時需用筆名之筆名，另紙寫明，用信封密封，在信封上只寫上作品題目並打括弧註明作品種類，例如「長詩」，夾在原稿前面。

四、原稿一律掛號郵寄，不得送交或託人轉交，較遠地區及海外，務請航空。並請附足退件掛號郵資。

五、評選結果發表以前，請勿來信詢問。

六、收稿處：上海望平街東路南天一坊五號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徵文委員會(轉載「五四文藝」)

• 本輯售價每冊六萬元 •

8.127.

中興二年庚子七月廿五日

大刀逼着他們喊
機槍頂着他們喊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要戕亂」
「要統一」
「反對反飢餓」
「反對反迫害」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反罷課」
「反罷工」
「反請願」
「反遊行」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解散華北學聯」
「衝進民主廣場」
「推倒民主牆」

聽吧，他們是這樣喊着

「北大是××區」
「操×××的奶奶」
「操大學生的祖宗」

他們

是這樣喊着
這樣喊着

這樣喊着

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下午
耀武揚威地從北平街心穿過
攻打了大學
綁架了學生
搗毀了教授宿舍

是這樣一個遊行隊

外國人對着他搖頭
對着他拖舌
老百姓看了忍不住要哭

呵

中國！
中國！

四月十一日夜，北大。

新文叢

第二輯：那日子要來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新文叢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三二八號

發行者 新中出版公司

總經理 兄弟圖書公司

上海四川北路底

分銷處 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中

ASZ

175261

175261